

〈Yapapaw〉

「達洛莫，你的芋頭準備好了嗎？」母親再向我確認一次。

這一天終於來了，我用四十年的時間完成第一艘拼板船。緣由於父親曾在山裡的龍眼樹對我留下承諾，造船，成了我 yapapaw¹ 父親的唯一方式。

落成這天清晨的太陽被祝福聲提早叫醒。部落男人手扶頭上覆滿芋頭的臉盆，從遠處排成一列，緩緩穿過地下屋間的草坪往船身傾倒芋頭，芋頭咕嚕咕嚕從船上滾落，直到船艙兩側溢滿的芋頭堆成「人」字型的斜坡才停下。我將小米束插在船上，按照古禮，面向船身頌讚船上的芋頭。接著端出招待賓客的地瓜跟豬肉，陸續以應答覆唱的歌謠答謝親友。

那些眼花撩亂的飾品在他們身上發出匡噹匡噹的聲音—形形色色的金箔銀飾、繭形半月形的金銀胸飾、垂掛至膝的瑪瑙珠串，還有片片矩形環繞拼接而成的銀盔、各式禮刀禮杖、藤編背心與藤帽等等，所有人盡其所能的，穿戴可以代表財力、身份與地位的傳統服飾向我們祝福祈禱。

我站在主屋前，將檳榔、貝灰與荖藤放進嘴裡咬出meyvalyow²，眼見自己的船被禮芋覆滿，心裡非常激動。

我叫達洛莫，在我們的語言是屬於謙虛的名字，亦是沉默寡言的意思，習慣上我們的名字不能取太高、太滿，免得招來antio³嫉妒，帶來噩運。母親曾說，在我出生後尚未朝太陽升起的方向舉行命名儀式的某日，父親為了追射一條浪人鰲，不小心被引誘潛到深海。回家後發現我整晚哭不停。我們文化認為初生嬰孩的靈魂與父親是共同相連在一起，而海底礁洞是anito居住的地方，如

1 達悟語意「思念、紀念」。

2 達悟語意「紅汁」。

3 達悟語意「惡靈、魔鬼、鬼魂」。

果父親潛到太深或是往洞裡面去追魚，我會因此被嚇到。

兒時記憶中，在我能力足以跟父親一起上山工作的年紀。沉睡中的我感覺棉被一角被掀開，父親輕輕喊幾聲「達洛莫！達洛莫！」我聽是聽到了，仍閉著眼想繼續睡。直到被父親搖肩膀，用手在我臉上順時鐘搓揉，我才勉強微睜開眼坐在床邊，再隨父親低頭彎腰走出地下屋。星星在遠方深藍色的天空看著我。階梯上的卵石排列緊實，即使在光線微弱的夜晚，踩起來也令人放心。

我們在高屋前準備上山的工具，我接過父親遞給我的背網，再三確認刀具的鋒利程度。鐵製鋸刀與斧頭扔進網袋時，聲音非常清脆。父親要我拿出來再輕輕放一次，碎碎地唸我：「小心一點，不要把刀具摔壞。」

破曉前的天空彷彿被抹上一片淡藍，寥寥的鳥叫聲劃破空氣寂靜。我們穿過部落外水芋頭田埂，虎皮蛙鼓起雙頰以對答形式在兩側鳴出此起彼落的覆唱。我隨父親身後繞過兩座山頭，抵達家族傳統領域開始找尋製作曬魚架專用的竹子時，太陽才剛從海面升起。晨曦透出雲層散發耀眼的金黃色光芒，將眼前隨風搖擺的樹葉照得清清楚楚。

父親指向我身後的龍眼樹，說我出生的那一年，他在山裡找到這顆還沒砍出刻痕的龍眼樹。當下立刻在樹幹刻下mangagaz⁴ 的家族記號。在我們的造船文化裡，龍眼樹是屬於拼板船rapan⁵ 位置的樹，如果rapan弧度和形狀修得漂亮，即使在強勁的海流裡依然可以穩定航行，其他人看到會稱讚masikep，意思是容易捕到大魚的船。明媚的陽光下，父親要我為樹去除攀附的藤蔓，砍掉周圍妨礙其生長的雜枝，囑咐我要像餵養小豬一樣照顧我的樹。

「以前的人會說citan mo so nikori mo a kayo⁶，希望你不要只從很遠的地方看它，不能讓樹自生自滅，樹會忘記我們。」

4 達悟語意「先佔有的記號」。

5 達悟語意「腳掌」，指拼板船的「腳」，能在沙灘和海面留下「足跡」；漢語俗稱龍骨。

6 達悟語意「時常來看已刻上記號的樹」。

「如果有人不小心或是故意砍我們的樹怎麼辦？」我問。

「我們會詛咒砍樹的人。做法是把殘留在原地的木頭碎屑埋在墓地附近的土裡，一邊埋一邊罵：『偷樹的人啊，就像這些碎屑一樣死在這裡吧。』」

我知道父親對於anito的泛靈信仰深信無疑，也明白anito是我們文化中最重要禁忌與規範由來，像是父親曾在刮除魚鱗的海邊告訴我，漁獲無論數量多少都要與伙伴均分的觀念，便是來自一則與鬼捕魚的傳說故事——

很久以前部落有一位老人在夜晚的岸邊抓魚，迷迷糊糊中聽見對面有聲音喊他：朋友我們一起抓魚。那位老人因為夜太黑無法看清對方的臉孔。一開始對方在岸邊拿漁網撈魚，老人則在海中趕魚。不久，老人見對方不太會操作漁網的樣子，便說，朋友我們交換位置吧。對方每趕一條魚到老人的漁網時，便問老人那條魚的名稱，老人如實回答，對方卻總是用奇怪的發音或是不同的說法講魚的名字。幾次下來，老人開始懷疑對方是鬼，但又怕當面揭穿會對自己不利，故意說，時間晚了我們回去吧。兩人一前一後肩著漁網往部落回去。走到一半，老人藉口說肚子痛要到草叢上廁所，趁對方離開視線，隨即提著漁網拔腿跑回家關門窗上鎖。等到鬼追到屋外，無論怎麼敲門喊叫：「你是不分漁獲給同伴的人！不分漁獲給同伴的人！」老人都不回應也不開門，連衣服都沒換就直接躲進被窩睡覺。直到天亮後才敢起床查看昨晚跑太急還遺留在屋外的漁網，然而網裡的每條魚早已被切成一半，而另一半想當然是被鬼帶走了。

若要說anito在我生命中離我最近的一次，當屬我和父親上山工作的某天傍晚，我按照父親教導的技巧去除樹枝上的分叉與枝葉，並在附近林地砍些耐燒木頭，依長短分類排序。回家路上，天色漸漸變暗，飄起細雨。我們行經墓地，肩上的木頭竟突然掉落在泥濘地上。一陣強風從海面吹來，夾雜轟轟雷響，原本卜卜咚咚的雨點瞬間嘩啦啦降下，大雨落在地面形成數條小溪，如葉脈般匯集，朝出海口奔流而下。天色猶如布幕被拉下般暗沉，我使勁地在黏滑的泥巴中保持平衡，心中困惑為何用來綁木頭的樹藤偏偏斷在這裡。

「不要拿，掉下來就不要了。」父親說。

雨水鑽進我身上黃色輕便雨衣破洞，沿著褲管流至雨鞋。我直打哆嗦，將背後剩下的木頭調整好重心再打上一個結。

「好可惜。」我說。

「算了，有可能是這裡的anito向你要的，」父親壓低聲音說：「墓地是埋死人的地方，把這邊的東西撿回家，意思等於詛咒自己家也同樣是死人住的地方。」

可以這樣說，造一艘船前的各種準備工作，從找木頭開始、修船板到照顧水田裡用來堆放船身與回禮的芋頭，都有其相對應的禁忌與繁瑣流程來避免anito搗亂搞破壞。然而，我始終不曾遇到族人口中那些發生在島上的各種恍惚幻妄傳說，也有很長一段時間對於光怪陸離的anito抱持半信半疑的想像。

後來，我開始進學校念書，與父母作息時間幾乎錯開。他們習慣在破曉前的清晨出門工作，直到午後才回高屋小憩。我則是睡到天亮才起床上學。放學後如果太陽還沒落海，會到岸邊與其他孩子游泳，更多時候在部落的下坡道跟朋友迎著風，一起瘋狂地把腳踏車踩得飛快。

那天週末，父親帶我去山上工作，太陽照射在我臉上，熱得刺癢。我緊抱龍眼樹上方的枝幹，將叢叢的龍眼連葉帶果摘下扔向網袋，枝節緊連主幹，偶爾需要往反方向對折，連同大片樹皮才能一起扯下。回家路上，網袋裡的龍眼隨風搖晃發出細細窸窣聲。「達洛莫，山上的kolitan⁷快要熟了。」父親指向海面喃喃自語，藉以提醒我釣鬼頭刀的papatow月份到了。

有些話不能明說，是我們生活在小島的默契。

Papatow是我們達悟族歲時夜曆中開始可以划一對或兩對槳小船出海的月份，也是飛魚迴遊數量最多的汛期，亦為象徵進入釣鬼頭刀魚的季節。papatow月有許多禁忌要遵守，我從小屢聽父親告誡anito總是無所不在，

7 達悟語意「剝皮才能吃的果實」，學名為大葉山欖，在地俗名為蘭嶼芒果，為造船時不可或缺的重要樹種。

牠們會時時刻刻躲在每個人的身邊偷聽對話，要是被聽到我們準備要做小船下水儀式，或是知道即將去山上砍竹子做曬飛魚專用的魚架，anito肯定會趁機作怪，讓一切不順利。久而久之，部落的人會用各種暗示，來表達心中真正要說的話，就像老人會以豔紅色的sebang⁸盛開，作為飛魚即將迴游的記號。

國中畢業前的那年五月，父親第一次帶我夜航捕飛魚。傍晚，夕陽餘暉照在正扛著網袋往vanwa⁹前進的父親身上。我們到的時候，其他船隻的男人正在固定槳繩和整理漁網，父親要我跟著做同樣的事。我看見同班同學瑪德嫩也扛著漁網跟在他父親身後走到對面的簡易港口，原本想伸手朝他打招呼，卻被父親用眼神示意不要亂說話。眼看瑪德嫩拉風地站在機動船上隨著柴油引擎轟隆隆地出海了，沙灘上的我很心急。我不明白父親與其他船隻旁的老人還在等什麼訊息才要出海，夜捕飛魚有許多禁忌，我不敢冒然發問。

終於，我順著父親的手勢移開固定船身的石頭，將船推至岸邊，雙手緊緊扶持船身。浪花似伸手伸腳地向我腳邊漸漸爬近，在沙灘上留下層層浪痕碎沫。岸邊聚集越來越多其他家族的人，氣氛猶如魚槍上緊繃的橡皮蓄勢待發。

「達洛莫！」在船側的父親要我看向海面：「等下你划槳的節奏要跟著我，遇到海流不要硬拼，記得往旁邊切過去。」眼前有一、兩艘船開始迎向浪頭衝破海水，在浪與浪之間維持平衡，僅僅兩道浪頭的時間，隨著離岸潮流划出去的拼板船已成了深藍色汪洋中載浮載沉的白點。父親打手勢示意我準備推船，趁浪靠近但尚未拍到岸邊最末端時破浪出航，我躍進船艙，聽著身後父親的指示，將右手船槳浮在海面上方，放下左手的船槳吃水，藉以順著退潮的吸力控制拼板船往外海方向航行。

許久，我們的船與稍早出海的船先後划至南方的Jimawawa海域，父親觀察

8 達悟語意「荊桐花」。

9 達悟語意「部落灘頭，拼板船出海返航的海灘」。

海流去向，將船停在岸邊礁石附近的平靜海域。父親說，天還很亮，如果我們太早到飛魚聚集的海域，飛魚會跑到另一邊。

我們等到可以明顯看見天邊的星星開始閃爍，才操槳划向海流開始增強的南方海域，來自四面八方的海流震撼我手上的船槳，感覺屁股下的船像是喝醉的人前進兩步又後退三步，天色已經暗到無法辨識海流方向。我手忙腳亂想穩住搖晃的船，不斷緊隨父親的動作划動右槳把船頭朝往外海方向駛去。當風開始改從陸地轉向吹往海面之時，我感覺海底隱隱有股推力，帶著我們通過那片紊亂又洶湧的海域。

父親準備第一次下網，告訴我如何將岸邊的岩石記號作為放網的基準點，附近的海底哪裡有礁石會改變海流去向，以及如何繞過海流、放網、收網、拿飛魚、再如何用活飛魚做餌釣鬼頭刀等知識。返航的海上，父親告訴我第一次夜航能捕撈八十多條飛魚已經算是很好的成績。但是當我看見瑪德嫩蹲在港灣刮除成堆數也數不清的飛魚魚鱗時，心裡有種被比下去的感覺。

「以後我們也能坐機動船去捕魚嗎？」我問。

「買船要花很多錢，我們沒有。」

「瑪德嫩說小蘭嶼那片海域有很多魚群，如果我們也有機動船，就不用在海流裡划那麼辛苦。」

「達洛莫！機動船沒辦法做落成與招飛魚儀式，要怎麼堆芋頭？要怎麼鬆槳？雞毛羽飾要插在哪裡？更別說拋船和歌會的活動了……」

還年幼的我很不服氣，感覺在機動船面前，我們就像徒勞無功的笨蛋一樣。便在心中暗暗發誓，總有一天我會買一艘屬於自己的機動船，在神話中morong¹⁰心宿二的紅色光芒不斷眨眼的季節，當天上的飛魚如洩洪般大量洄游時，我要成為全部落捕獲飛魚數量最多的人。

10 達悟語意「天蠍座」。

「達洛莫，檳榔不夠了，你再去準備一些。」母親將我的思緒拉回落成典禮。傍晚時分，太陽落入海的盡頭，漸暗的天空亮起幾顆不起眼的星星。吟唱暫告一段落，外部落的親戚留下來跟我們一起用餐。母親要我趕快再補充檳榔，準備進行下一場通宵到天亮的歌會。稍晚，幾位家族的年輕人依照傳統禮俗去海邊捕魚¹¹，母親進廚房準備餐點，我看著母親的背影，不知怎麼地眼底突然溫溫熱熱地模糊起來，對於那年自己義無反顧離開蘭嶼而沒考慮父親的心情，至今仍然感到愧疚。

升國三那年我無心於課業，時常翹課到海邊，浪不好的時候會找螃蟹或貝殼，或在岸邊撿agiva¹²來釣魚，浪好的時候就下海抓魚，當時已有協助提供餐桌上兩道菜的實力。部落裡相近年齡的同學還沒有人能像我一樣射到機警敏捷的ilek¹³。ilek是母親最愛的魚，喜歡成群出沒在暗流兇猛的海域。射捕ilek的關鍵是要預判牠們接下來的航線，我有一套連父親都不知道的射魚技巧——我會在深吸一口氣之後，儘可能地放慢踢水動作，藉由鉛塊的配重往更深的礁洞下潛，並且順著潮流緩緩踢水躲靠在礁石後面，緊抓石頭不讓身體被海流吹走，耐著性子等待，等待ilek在浪頭拍擊岸邊引起的水花裡尋找食物時，悄悄地吐出新小氣泡作為我的誘餌，等ilek拍動尾鰭好奇想轉身接近小氣泡的瞬間，瞄準魚槍準心鎖定 ilek的魚鰓……。

每次下海，我的網袋裡總能裝滿像是ilek、vazangos、mamalan和lalavok等味道鮮美的魚種，如此豐收的漁獲對家裡來說是吃不完的，有時我們會賣給來島上服務的警察、公務員和老師。換來的錢可以再去買生活必需品或是編織網袋漁網用的尼龍線。不知從何時起，島上的許多東西要用錢來買，以前評論一個家族在部落的地位是看其曬魚架上的魚乾數量、造船的技術和田裡隨風搖曳的芋頭多寡，如今都被錢取代。

11 文化的意義是要幫船主測運氣，類似占卜，若捕到的魚是好的幸運魚種，有祝福豐收之意。

12 達悟語意「腳白菜」，分類上屬於海藻的一種。

13 達悟語意「白毛魚」，屬於女人魚(oyod)的魚種。

有一天，家族的maran¹⁴問我要不要一起來蓋房子，賺到的錢會比我抓一整年的魚還多。之前政府為我們蓋的第一批國宅，不到兩年時間，竟開始掉落水泥塊，鋼筋也鏽蝕外露，調查後才發現原來每棟都是就地取材的海砂屋。後來補償每戶四十五萬元，要我們自行就地改建整修，當時在臺灣工作的人紛紛回來重建蓋房子。在我們的觀念裡，蓋自己的房子是成立matarek so vahey¹⁵的意思，也是做為一個男人是否具備獨立能力的重要依據。

我從雜工開始學，加入扛板模、綁鋼筋和灌水泥的工作。傍晚時分，我們一起喝保力達，彈吉他、聽他們分享在臺灣賺錢的故事。他們帶回許多臺灣才有的新奇玩意，我用賺來的工資跟其中一位哥哥買二手的錄音機，雖然沒有卡帶，但還是喜歡聽廣播裡的音樂，很多是完全聽不懂的那卡西臺語歌，但旋律裡有所嚮往的臺灣生活，我很喜歡聽，即使聽到電池快沒電，聲音漸漸走調又含糊在一起，我還是捨不得關掉電源。

「你說你想跟我們一起去臺灣？」maran問我。

「可以嗎？」

「為什麼想去臺灣？」

也許是從小習慣了「去臺灣」的標準答案。我似乎不曾認真思考如此直接了當的問題。我很羨慕每個從臺灣返鄉的族人身上穿戴很時髦的太陽眼鏡、名牌球鞋、流行衣服，以及家裡有冷氣、彩色電視和CD音響的生活。好像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很多我們這邊買不到的物品。而我在蘭嶼每天不是去山上就是去海邊，去完海邊又再去山上，如此日復一日，覺得自己矮其他人一截。那時國中外省老師時常訓誡逃學的我，傳統文化雖然也很重要，但留在這裡，每天終究只能過上重複的日子，你抓魚再厲害，最多也只是這樣罷了，難道要像你父親一樣永遠抓魚過日子嗎？唯有離開蘭嶼到臺灣學一技之長，將來才有出息，才

14 達悟語意「尊稱叔伯輩份的男性長輩」。

15 達悟語意「另一個家」。

不會餓肚子。

Maran露出他手臂上的刺青，告訴我到臺灣最好要去有我們同鄉族人聚集的地方，大家團結在一起，比較不會被在地的流氓欺負。maran說像他當初剛去臺灣時什麼都不知道，時常因為聽不懂臺語被笑。如果氣不過跟他們起衝突，很容易會與那些混幫派的人牽扯在一起，畢竟我們跟大部分的混混一樣，都在同一個工廠或是工地做些比較底層的工作。我去好幾年了，他們還是會故意刺激我，說我在臺灣這麼久，聽不懂臺語就算了，連臺語都不會講。

父親對於我國中畢業後想去臺灣的想法，沒有太多阻礙。只在長長的沉默之後告訴我，如果你已經決定好了，那就去吧。我想是因為部落裡比我年長的哥哥姊姊畢業後，都無可避免地到臺灣工作或繼續升學，所以父親也沒有多說什麼反對的意見。

一直都如此，從小只要我確定好要去做的事，父親從來不反對。我離開蘭嶼後，長年用諸多藉口告訴他無法趕回來參加家鄉的節日、慶典，父親也不曾怪我。直到父親離世後，那年隱藏在心底的秘密終於潰堤，因此我才允下對自己的承諾，無論如何都要完成父親所等待的這艘拼板船。

那年我酒喝多了，為了講義氣一口答應當朋友的保人，後來積蓄全被騙光之外，利滾利還欠高利貸二十萬，幾位流氓三不五時便來工地鬧事，威脅會追到天涯海角斷我手腳，逼到我實在走頭無路，但我沒有臉跟在臺灣工作的同鄉親戚借錢，只能回家。

我走出蘭嶼機場沒多久，一道破音的喇叭聲吸引我的注意力。汽車駛過的塵土在陽光下翻捲，急速的排氣管發出坑坑疤疤的聲音。我抬頭，認出是自己的國小同學夏曼·沙里威（瑪德嫩）¹⁶。

「不好意思讓你載一趟。」

16 達悟族命名方式為「親從子名」，瑪德嫩為人父之後，要跟著長嗣的名字沙里威一起改變，稱「夏曼·沙里威」一意为沙里威的父親。稱呼舊的名字是禁忌，有詛咒對方孩子死亡之意。

「都是老同學了，什麼意思不意思，快點上車。」

夏曼·沙里威喊向孩子，看到人要叫。孩子勉強對我說「叔叔好」，咳了幾下，又繼續低頭滑手機遊戲。

「Ka makong？」

孩子沒抬頭，大概以為我在跟他父親說話。

「Maran在問你身體怎麼了，」夏曼·沙里威提醒後座的孩子，轉頭對我說：「不好意思，他的母語不好，他跟學校的同學都講國語，老師說他造句順序都顛倒，擔心未來成績，也要我在家多跟他練習國語。」

「唉—好像我們以前念書一樣。孩子怎麼了？」

「已經咳一個多月，早上去衛生所拿藥。」

「小病不能拖，有去臺東看醫生嗎？」

「去馬偕醫院看過了，醫生做些檢查、開幾包藥，叫我們三天後再回診看報告，他X的，光坐飛機來回、還有計程車就要花多少錢，還要我們回診？藥吃完了，只能繼續到衛生所拿藥，不然怎麼辦？」

我想起以前的弟弟，他小我很多歲，我很喜歡捉弄他，像是玩水時趁他抬頭浮出海面準備換氣的時候，故意將他的頭往下壓，讓他嗆水嗆到差點喘不過氣。即使如此，在我的記憶中，不論走到哪裡，弟弟都會跟在後面，不會因為我欺負他而鬧脾氣。弟弟四歲左右似乎因為感冒引起肺炎，咳了好久都沒有好轉，那時醫療環境不好交通也很不方便，弟弟要等衛生所的人一星期一次的下鄉醫療巡迴才能拿止咳藥。某天晚上，弟弟咳了一整夜，我感覺他的內臟都要咳出來了。突然間，聲音停了，我原本心想終於能好好睡覺，但屋內突如其來的安靜卻令我害怕，父親叫母親把我帶出屋外，等我再回到屋裡時，他已經被包捆緊密。父親在外面的路上放木頭¹⁷。天亮後直接按習俗將弟弟抬去墓地。沒

17 達悟傳統習俗，遺體必須在當日且限於白天下葬。從喪家到墓地的路上要擺放木頭或竹子，作為指引喪家與告知出殯的路線。死者的名字未來不得再被提起。

能見到弟弟最後一面，成了我永遠的遺憾。

我請夏曼·沙里威在舊部落的公路旁先放我下車。道別前，同學拍了拍我的肩膀：「達洛莫，如果當初我有聽你的話，跟你一起去臺灣蓋房子，可以賺錢，又可以學技術，現在也不用在蘭嶼那麼辛苦，聽說你混得不錯，存起來的錢以後可以蓋自己的房子。」

「其實在臺灣過日子也沒想得那麼輕鬆，賺錢快，花錢速度更快。何況現在的外勞各個都便宜又好用，一旦洗阿給的技術被學走，馬上被他們取代。」

「但至少你已經出去闖了，你看看我，在這裡十幾年了，一事無成。」

眼前熟悉的湛藍微浪向前拍擊灘頭，周圍礁石露出被太陽曬白的浪痕碎沫與一圈一圈的水窪。一旁舊的水泥簡易港口正在擴建，幾台怪手在平臺上來回挖土。我還記得再過去一點的海底下方地形複雜，暗礁也很多，小時候喜歡爬上那邊的懸崖岩壁跟其他孩子比高然後往深海跳下去，父親知道了就會拿棍子打我的屁股。現在長大了，已經不會再去跳那片海域了。就算再去跳也不會有打我的屁股。想起自己被父親打屁股的往事，心裡湧起許多童年的回憶。

回到家裡，父親正在後院處理剛射回來的漁獲，看到我說，怎麼突然回來了。我別過頭說我臺中的工地沒做了，下星期要去臺北找工作。父親喃喃地說，怎麼你每次都回來個幾天又去臺灣了，好像那邊才是你的家。我有些歉疚，不敢多說什麼，只好蹲下幫忙在魚身上劃下刀痕抹鹽。後院的幾隻公雞飛躍起來，開展兩片大翅，上下拍動，擺出鷹類發現獵物的攻擊姿勢，朝我腳邊那些新鮮的魚膘爭奪起來。我將穿好繩的魚吊掛在曬魚架上。落敗的公雞前後晃動脖子，繼續在四周往土裡翻啄，緩緩地移動覓食。

晚餐時間，母親說，不曉得你回來，不然就趁剛剛退潮的時候，再去海邊撿一些貝類海藻加菜。父親告訴我，聽說隔壁的阿發旦這個夏天做民宿賺了一百萬，你要不要也做做看，房間很多，我跟你媽可以暫時搬回地下屋，明年臺電的回饋金下來，剛好可以做。

每次返鄉，他們總喜歡把部落的八卦講述一遍又一遍，即使我表示上次已

經聽過了，他們還是會再講一次，直到講完一圈才回到我身上——我們老了，你什麼時候要回來辦落成，蓋房子也好、造船也行、再不然就快點找個對象結婚，我們一直拿別人的會不好意思，總要回禮給人家。

我算了算他們的年紀，的確，他們的眼底已如海流退潮時一樣的混濁。我說好，你們不用擔心我。我已經存很多錢了，再讓我存個兩三年，我就回來一起做民宿。我來帶浮潛、爬天池、帶夜間觀察，你們來做風味餐與文化體驗。

幾日後，適逢kaneman月份燒貝灰的matazing¹⁸日。父親找我跟著去部落的野溪燒製貝灰。耆老在溪岸邊插上象徵驅逐anito的蘆葦，我和幾位中年人將清洗好的五爪貝與木頭以交疊的方式堆起。夏曼·沙里威也在現場，我們捲著袖子，用乾茅草點火引燃火源。燒完後，父親用竹夾撥開木頭餘燼，夾起裡頭的五爪貝，浸泡於盛滿海水的盆子，再放入鐵鍋冷卻，待至自然溶解碎裂成灰。耆老沾著貝灰試吃檳榔，滿意地確認貝灰品質。離開前，夏曼·沙里威叫住我，說去雜貨店買東西時，有跟米雅芬提到你回來的事，她好像有事想問你。有空記得過去看她一下。

我在雜貨店門外踱步許久，直到被米雅芬看見了才勉為其難地走進去。

「這幾年來觀光的遊客越來越多，妳雜貨店的生意應該還不錯吧。」

「很爛吶。自從椰油的7-11開幕後，大家寧願騎20分鐘的車去買東西順便吹冷氣，現在東清也準備要開一間，我就想不懂，小小的島上開兩間7-11幹什麼，連兒子都吵著要買思樂冰，說什麼夏天很熱朋友都有買，哪像我們以前，只要跳下海裡，游一游夏天就過了。」

她從冰箱拿了兩罐啤酒說要請我。還記得米雅芬是我們同學當中最早生小孩的。她以前的成績在我們班總是前三名，國中畢業後到臺東高商繼續升學。我印象很深刻，我在臺中工作的第二年輾轉聽到同部落的人說她書念一半就因懷孕休學了，連婚禮都沒舉辦，一個人回蘭嶼產下孩子獨自帶大。

18 達悟語意「月相為半圓的上弦月或下弦月」，對應於農曆差不多是初八或二十二日左右。

我們都知道，在蘭嶼，假如孩子沒有父親是很可憐的，很多事都學不到，例如田裡的小米、地瓜和芋頭要怎麼種、怎麼挖、怎麼顧，更別說海裡的各種知識是沒辦法靠自己摸索的。我們習慣上不會特別去教別人家的孩子，緣由於傳統上受人幫忙是要回禮的，小困難還可以用mahasow¹⁹、芋頭、漁獲來回送給對方，大一點的甚至要用豬、金箔、水田回報。因此主動幫忙有時會被懷疑覬覦對方的財產。特別是婚姻有問題或是生活有困難的人，深怕自己會被那些困難傳染，像感冒一樣，很有可能幫一幫之後，換自己家的婚姻生活也出問題。好在她們家在我們當地算是大家族，親友們東拼西湊讓她能在部落的環島公路旁開間雜貨店，日子勉強勉強還算過得去。

幾句閒聊後，米雅芬說起最近煩惱她兒子畢業後的事，她不想他在蘭嶼整天上網打電動無所事事，又擔心到臺灣找工作會被人騙。聽部落的人說我在臺灣過得還不錯，想拜託兒子跟著我從學徒做起。

按情理我是應該要幫她的，全都是我的錯。

國中時我和米雅芬曾交往一段時間，原本約定好畢業後一起跟親戚到臺灣工廠工作。但我那時頭腦不好，功課考試亂七八糟，自覺配不上她，希望優秀的她能繼續升學，未來能找更好的工作。她不聽勸，執意要跟著我。我只好在我們時常約會碰面的秘密基地種下kasiei²⁰ 然後一聲不響地先搭船離開蘭嶼。我一直認為在她身上發生的事全都是我害的。雖然之後我們曾經把話講開，但我的心總是過意不去。

我搖頭勸她，時代不一樣了，以前只要肯做事不懶惰，至少還餓不死。但現在什麼都要錢，能讓妳的孩子繼續唸書就繼續唸，至少唸張文憑以後還用得到，不要讓他走上我們過去的路。

19 達悟語意「芋麻」，傳統織布的原料。地位很高，非常貴重。

20 達悟語意「分手草」。如果想結束一段感情卻又不敢明說，以前的人會種 kasiei，對方看到就自然明白其意思了。

又過幾天，還債期限快到了，我只好騙父親說想跟朋友合伙做生意需要借一筆錢，父親低頭沉吟喃喃自語，一樣問我是不是真的決定好了，我點頭。他才走到門邊穿起鞋子說：「我們去找夏曼·沙依岸借借看。」

我跟他後面，看著他在太陽底下不斷擦汗的背影，好幾次我快要忍不住說算了我再想想辦法。路上父親說夏曼·沙依岸是鄉公所的課長，是我們的遠親，也是部落裡聲望很高的長輩，他平日因上班而無暇照顧家裡的小米田，我們去幫他一下。到了夏曼·沙依岸家的小米田，他正忙著除草，好大一片田，就算我們一起幫忙，恐怕也要一整天。夏曼·沙依岸問父親帶我來有什麼事，父親低著頭拔雜草沒有多說什麼。夏曼·沙依岸擦了擦汗又問父親一次，父親看上去羞於啟齒的樣子，揮著手要我彎腰一起幫忙。幾次休息的空檔，我見父親差點要說出口了，卻還是低下頭假裝喝水。一直到天黑他說要回去時，父親才怯怯地把話講出來。

當我看到存摺轉進那一大筆錢，眼淚都快噴出來了，卻還是忍住不讓父親知道真相。父親在機場送我離開的時候，還很輕鬆地講些最近部落發生的趣事。我緊緊握著手裡的登機證，捏得皺巴巴，猶豫著到底要不要說出實情。

機場廣播要乘客準備登機。我跟父親說我要走了，等我回來。父親點點頭，說：「在臺灣工作要好好存錢，不要忘了我們民宿的事。」說完，他從口袋裡拿出兩張對摺整齊的仟元鈔票，塞進我口袋：「你拿去帶在路上，不要餓肚子了。」我說你們留著自己用，想把口袋裡的錢還回去。一陣推託後，我只好把錢丟給站在一旁的母親，快步跑向機場的安檢門。

我在飛往臺東的天空上一直哭，一直哭到飛機落地。

回到臺中後把錢還清，將心中對自己無能的情緒全部發洩在工作上。從那時起彷彿變成另一個人，戒了酒、斷了菸，也不再跟那些講「義氣」的兄弟往來，每天拼了命工作，不要命的工作，心裡只想著要把父親借來的錢還清——所有欠父親的愧疚也想還清。

落成歌會的夜晚更深了，月亮從雲層中透出薄薄的暈光，星星忽隱忽現地

閃爍。歌會即將進入peycamarawan²¹階段，氣氛既莊嚴又令人激動。賓客圍在地下家屋亮起的小燈旁，持續吟唱渾厚圓潤的古調，悠悠遠遠中帶著一波三折鬆緩又幽微的語調，直把我的心提到半空中，又緩緩壓下去，壓到了底。

草叢的蟲鳴聲，化成一陣涼風緩緩流進屋內，我看向屋外小船上頭尾尖端的雞毛隨風搖曳。我想起父親在山上預留給我那棵刻有家族記號的新樹。想起父親每次述說傳說故事的最後總是不忘加一句：「我們每個人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有遇到anito的機會。」想起父親坐在靠背石上告訴我：「唯有舉行落成我們才不會有欠別人的感覺。」想起父親每年春天指著海面：「達洛莫，等山上的Kolitan熟了，我們一起去抓飛魚。」想起父親還活著的時候，在地下屋外喊：「達洛莫！達洛莫！」那聲音再回想起來，仍是非常想再聽一次的。

21 達悟語義「把最能振奮人心的留到破曉前」。天亮前的拍手歌會，會採快速音節旋律，輔以從頭到尾持續拍手的形式來加快歌曲速度與唱法，考驗與會者的即興編詞能力。